

武夷长廊

# 茶香漫两岸

□张水源

秋岚未散的武夷山，清风徐徐，茶香漫溢。我陪同一队以七老八十者居多的台胞慢行景区，见大红袍景区主道人多，便转抄陡峭小径，劲头十足地舍近求远来到崖边，抢先望见了那六株苍劲的大红袍母树。

天心永乐禅寺与大红袍景区车道、步道相通。步道不长却很陡，前一天刚登天游峰的主宾们，今又循着清景无限，向古寺攀登。我们拾级而上，看到一架无人机载着货物在山谷间稳稳穿行，兴致盎然，驻足观赏这现代科技与古老山林交融的景象，欢声笑语回荡林间。

阳光穿过枝叶，筛下斑驳金辉。路边一座特色圆亭静静伫立，光影透过亭檐与林木交错洒落，织就灵动光斑。风过叶摇，光斑轻舞，与澄澈天光、悠然云影相映，满是宁静清雅。复建后的禅寺建筑群渐入眼帘，金黄与丹红的桂花交相辉映，清甜香气引人缓步而上。

金碧辉煌的祖庭规模恢宏，34根楠木巨柱托起三重飞檐，赤崖丹壁映衬下，弥勒殿、天王殿、大雄宝殿沿中轴线递进，尽显庄严。众人缓步殿内，在静谧氛围中感受禅意，回想前夜《印象大红袍》演绎的古寺故事，更觉文化绵长。

天心永乐禅寺牌坊独树一帜，雄踞寺前要冲。飞翘角仿宋式規制，雕梁画栋间暗藏玄机。牌坊通体古朴灵动，层叠斗拱如展翅灵鹭，既显庄重，又含武夷清逸。青灰石质经岁月浸润，泛温润光泽，与苍松翠柏、丹霞峰峦相映成趣。

此寺始建于唐代贞元年间，是武夷山最大寺院。牌坊边《华胥名山，千年古刹》记载着它的历史：宋绍兴二十年五月，朱熹在此拜访问禅；明洪武十八年，举子丁显赶考中暑，被寺僧以茶入药治愈，后中状元，以红袍披盖茶树报恩，始有“大红袍”茶名；明永乐十七年，永乐帝赐封寺院茶为“大红袍”，并敕封“天心永乐禅寺”，寺因此被尊为“大红袍祖庭”。

沿老旧石阶慢行，苔痕泛绿，两侧高树簇拥。拐角处有茶学界泰斗张天福所书“大红袍祖庭”勒石。一位对茶文化热忱的北美洲研学友人与台胞相谈甚欢，言谈间感慨茶文化融合的智慧与传承力量。我们并肩合影，镜头定格下这跨越山海的茶缘。

这古寺是台中友人指定要访之地。我时隔四十载重游，犹记20世纪80年代初访时，千年古刹梁柱斑驳，瓦砾零星。后来多次踏足武夷，总因琐事与禅院擦肩，重访之念藏心

数十年。

初名“山心庵”的祖庭映入眼帘，土木屋宇刻满光阴故事。殿内对联凝练精巧，如“含山气，品茶禅，方无愧味中岁月；濯冷泉，洗物我，才见得壶里冰心”，道出千年沉淀的底蕴。这里每一寸草木都浸染历史余温，“千年儒释道，万古山水茶”在此得以生动诠释。

在茶祖殿，木雕茶祖端坐，两旁对联写道：“禅寺应有缘把灵芽珍木随心看作自然使者；祖师本无意将岩骨花香信手煮成大地乳汁。”躬身祭拜茶祖后，我与台胞郑先生登后楼凭栏，见殿宇错落，茶田铺展，岁月静好。

主人邀我们在祖庭前品茶，一壶醇厚大红袍，岩骨花香在杯中舒展。与台湾同胞举杯共饮，茶香漫过舌尖，也绕出两岸情缘。十多年来，福建赴台者常以大红袍为礼，台湾友人则回赠冻顶茶，两款茶同根同源，恰如两岸同胞血脉相连。

一片茶叶，成为两岸文脉同源的见证，成为共通的文化密码。缕缕茶香诉说着千年渊源，浓浓乡愁深藏杯中叶底。禅茶溯古脉，两岸共茶香，这份情谊终将如武夷岩茶般，愈发醇厚绵长。

“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”“不虑于微，始贻于大；不防于小，终亏大德。”加强自律关键是在私底下、无人时、细微处能否做到慎独慎微。

——《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》（《论党的自我革命》）

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 
不慮於微始貽於大不防於小終虧於大  
細微處能否做到慎獨慎微  
歲次乙巳秋月閏心齋金生

刘金生 书

百姓故事

## 寒冬暖意

□陈理华

小寒，窗外仍是浓得化不开的黑。风“飒飒”地贴着窗缝钻进来，气息如浸过冰的绸缎，拂过面颊。我缩在被子里打了个哆嗦，将脚紧贴床尾有余温的热水袋。

村里人起得早。我若赖床，母亲便在屋外催促。我硬着头皮推开屋门，寒气如浸透冰水的棉絮裹住全身。眼见院墙上的雾珠凉津津的，枯草被风刮得东倒西歪，连麻雀都缩着翅膀啄食。我快步折回厨房，那里正飘着烟火气——寻暖的第一站，是从灶台开始。

屋里已被灶火烘得松软暖和。母亲添柴入灶，火星“噼啪”地蹦跳，捎来细碎的亮与暖。她搅动锅里的粥，白茫茫的水汽混着米香漫开，她说：“小寒天，喝碗热粥，暖得能扛到开春。”我凑近灶口烤火，冻僵的手背被火舌舔得发烫，顺手暖个橘子，甜香滑进喉咙，一股扎实的热流便在胃里漾开——这便是家人用柴火与时光酿出的暖，极妥帖。

身上暖意刚聚拢，一出屋门便被风吹散大半。村口篝火旁，大爷们裹成球，双手拢火，闲话随烟圈慢悠悠飘荡。一位大爷扒出烤地瓜递来：“刚烤好的，暖手！”地瓜滚烫，金黄瓤子甜香扑鼻，我一口下肚，寒气逼退大半。另一位添柴笑指田野：“霜越厚，明年害虫越少，庄稼越精神。咱们守着火，心里就亮堂。”火光映着众人舒展的皱纹，闲谈与陪伴寻来的暖，热热闹闹，可握在手心。

傍晚，山风更紧，腊肉与炖菜的香气在清冽空气中勾出暖痕。一家人围坐桌旁，砂锅里的萝卜炖羊肉咕嘟作响，热气模糊了脸，却让心贴得更近。羊肉汤醇厚，暖流从喉咙涌向四肢。弟弟抿口白酒咂嘴道：“这天儿，吃点热乎的，人才舒坦。”我捧碗啜饮，指尖焐得发红——这是围炉共食寻来的暖。

夜里，我裹在晒透的棉被中，蓬松暖意裹挟睡意袭来。窗外风声簌簌，屋内呼吸均匀，空气中交织着腊肉、米饭与阳光的余韵。小寒的冷，也就散了。

小寒里的暖，落在灶边火光、村口篝火、桌前汤羹，是平凡日子里坚韧的智慧，是对严寒最温柔的回应。冷得真切，才衬得每份暖如此珍贵，升腾烟火，踏实如岁月本身。

心香一瓣

## 岁月深藏的密语

□陈枯朽

南方的冬，秋意仍盘踞在山峦的脉络里，不肯褪去。山里的银杏，终是如期披上金裳——它们不是凋零，而是为云染调制颜料。它将天空染成暖调，又似为大地展开一袭黄袍，在丘陵的褶皱间铺陈辉煌。

风穿林而过，不再凛冽，只轻柔地托起每一片坠落的叶。落叶如蝶，旋舞着将孤寂的田野点化成是眼的金色湖泊。光影斑驳间，连泥土的呼吸都变得绵长。

脚步轻踏，秋声自脚下蔓延，如涟漪般漾向青瓦泥墙的院落。那半掩的木门虚掩着山坳的沉默，仿佛一推，便能撞见岁月深藏的密语。

是岁月倾注了热忱吧？否则如何能将每张叶片镀得这般浓烈。枝头摇曳的，何止是叶？是未尽的浪漫心事，是那段曾被时光窖藏的高贵爱情——它不曾消散，只在银杏的脉络中蛰伏，等待一阵风、一瞥目光，便重新燃烧。

而就在我即将转身的刹那，枝头的灿黄、风中的暖意、泥土的呼吸，忽然凝成一团光，将我包裹。原来冬天从无需躲避，它早被这一山银杏，煨成了掌心温度。

## 新年，是一只小兽

□咏樱

新年来了，像一只安静的小兽  
眼神明亮，毛色闪着绸缎的光  
仿佛是流动的、向前的河流

我伸出双手，迟疑不决  
生怕惊扰它，令它绝尘而去  
寒风中，树木挺直身子  
朋友发来杜鹃花，花团锦簇  
提早泄露春天的踪迹

2026年，听起来真好  
音律和谐，带着一篮子祝福  
妈妈，我们会好起来的。旧伤会愈合  
我们会和春天的花，一起醒来

我会牵你的手，走在春风里  
你又粗又黑的发辫，会重新跳动  
带我去向，心灵的故园

## 目的地

□空灵

从西站下车，河水已过建溪河  
鸬鹚出没，在离岸小岛  
与我只隔一个码头

适应一片宽阔的河面  
等同于，适应顺流、逆流  
带来的舒畅与曲折

台风过后，夏花寻得平仄  
樟树护佑乌瓦，捂着许多话

在一座城住下之后  
才发现，水泥钢筋的碰撞声  
总是盖过碰撞的细节

## 崭新的2026年

□李再雄

云彩有点暧昧  
光影也不够通透  
这毕竟是无法掌控的天色  
冬日里，花香鸟语都淡了下来  
只有一阵自北而南的风  
吹颂着崭新的2026年

不同款式的车辆和人流  
缓缓地川流，拥堵、减速  
成了节日惯常的表情  
在冬天，故人和旧事

相约着围炉煮茶  
若是有风正好吹过  
几声轻叹足以回甘

没有人在乎故园的断墙  
残垣下荒废日久的朽木  
是否爬满寂寞的蘑菇  
谁都相信泥土将在日后苏醒  
只是好长一段猫冬的日子  
还得借助强劲的风来风  
吹动人间烟火

## 通向新年的铁轨

□郑智得

铁轨，镶着光通向远方  
与日月一同穿梭，纵横南北  
我从未想过两道平行线  
可以缩短时间和空间  
替我们输送情感

从容不迫，摊开的铁  
在延伸希望  
所有期盼

不再是望眼欲穿的瘦  
拉近等待，磨亮星子与月光

夜晚的灯亮了  
照彻老屋和两旁的行道树  
列车驶过  
是否直抵你的内心  
漾出灯光晕染的新年